

★最新权威的 性问题调查报告

美国人的 性 性 生活

原著：〔美〕
罗伯特·迈克尔
约翰·盖格农
爱德华·劳曼
吉娜·考拉塔

翻译：潘绥铭
李放

in America



D771.281
2

最新权威的性问题调查报告

美国人的性 *SEX* in America 性生活

原著：[美]

罗伯特·迈克尔

约翰·盖格农

爱德华·劳曼

吉娜·考拉塔

翻译：潘绥铭

李 放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陕版出图字:25—1996—6 号

美国人的性生活

罗伯特·迈克尔
约翰·蓝格农
爱德华·劳曼
吉娜·考拉塔

著

潘绥铭 李放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 插页 314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24-03828-8/C·97

定价:25.00 元(精装)

译者介绍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著有《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和《中国性现状》,译有《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

李 放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参加过本书所述的这次调查并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工作,也是这次调查的学术专著的写作参加者。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USA EDITION**

**(C) 1994 BY CSG Enterprise, Inc., Robert
T. Michael, John H. Gagnon, Edward O.
Laumann, and Gina Kolata. Chinese transla-
tion copyright b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 association with Brockma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Sex in American

美国人的性生活

潘绥铭 李放 译

● 陕西人民出版社

译
序

译 序

1993年5月，本书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当时还是副校长）爱德华·劳曼，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性社会学研究所讲学。在那次讲学中，劳曼教授所讲的主题就是他所主持的、本书所讲述的这次《（美国）全国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他不仅宣布了调查的初步数据和分析结果，而且系统地阐述了这次调查所依据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劳曼教授说，当时，这次调查的情况和结果还没有在美国的任何场合里公布过。他很乐于在中国第一次宣讲这个调查。作为接待人之一，本书的译者之一潘绥铭，就是在那时首次了解这个现在已经举世瞩目的调查的。

本书的另一位译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李放，则幸运得多。作为劳曼教授的弟子，他直接参加了这次调查，并且从事了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工作。依据这次调查，以劳曼教授为第一作者，美国教授们还写出了另一本700多页的学术专著《性的社会组织》。李放也参加了该书的写作。

1993年8月，潘绥铭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

译 序

邀请，前去举办专题讲座，并且与本书4位作者中的前三位进行了学术交流，再次深入了解这次调查的分析成果。而李放当时则正在芝加哥大学的电脑前日夜苦战，在整理与分析数据的工作中最后冲刺。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提议：将来把它翻译出来，献给中国人民。

这次调查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应该说是由约翰·盖格农教授于1977年创立的。当时他出版了《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一书。（此书已经由李银河教授翻译成中文，书名改为《性社会学——人类性行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1月出版。）1994年8月，潘绥铭在香港的一次性社会学国际会议上，与盖格农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仅加深了相互理解，而且后来盖格农教授还连续地把他正在写作的新专著的手稿寄给潘绥铭。这样，我们对于本书的基本理论、假设与验证、分析方法、学术意义等方面，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此基础上，这本书正式出版以后，4位美国作者授权我们两人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是美国作者们第一次授权外国人翻译。劳曼教授说，中国同行是第一个知道这次调查的数据的，中国人民也应该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批外国读者。

译 序

这次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涵盖了美国全体人口的性行为调查。也就是说，这次调查是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的性生活实况，既反映那些在性方面比较活跃和比较开放的人的情况，也反映那些并不活跃和并不开放的人的情况，而且包括了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程度、各种宗教信仰和各个种族的男男女女。由于抽样调查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还很不普及，因此我们要特意提醒读者们：且不论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又是怎样具体进行的，仅仅因为这次调查是针对所有美国人做了随机抽样，所以它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就已经在科学性上和真实性上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性行为调查。

我们中国读者过去可能看过《金西报告》、《海特报告》、《女人的见证》等书，它们都是美国的性行为调查报告。但是与这本书相比，它们在科学上差了一个档次。因为它们都不能代表全体美国人，只能代表调查者最容易找到的那些人，或者那些自告奋勇说自己性生活状况的人，而且只能代表这样的人里的很小一部分。

打个比方说，美国以前的调查报告就好象在买一捆青菜时，只看了看其中的几棵菜，完全不管其他的菜究竟是什么样，就下结论说这整捆菜好不好。在日

译 序

常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这样做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可是由于社会调查的基本知识在我国还很少传播开，因此许多中国读者还不太会分辨，哪些调查是科学的和全面的，哪些只是片面的和局部的。人们常常会以为，只要调查者是辛辛苦苦、废寝忘食、克服许多艰难险阻。那么那个调查就一定是科学的；或者只要调查了很多的人，就一定是科学的。其实这还是跟买菜的道理一样，如果只看一整捆菜里的几棵，就算坚韧不拔地跑遍了许许多多菜市场，能够买到好菜吗？

至于什么叫做抽样调查，什么叫做随机抽样，它为什么比以前的调查更科学，还是请读者自己在本书中看吧。

正是由于这次调查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因此毫不奇怪，它所发现的情况令大多数美国人大吃一惊，而且也很可能让中国人大吃一惊。全体美国人的性关系原来并不那么混乱，并不那么放纵！

许多年来，我们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性革命，或者叫做性解放、性自由、性放纵、性混乱等等。批判它的人把它描绘成遍地横行的洪水猛兽；羡慕它的人则把它想象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乐园。人们只是在争论着，应该如何评价美国人的这种现象，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为，美国人必定是已经很

译 序

“花”、很“乱”或者很“自由”了。

这当然不能怨我们中国人。美国自己的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告等等，几乎都在这么说，而且连篇累牍地说，长年累月地说。以前那些科学水平差一档次的调查报告也在这样说，而美国人似乎又格外迷信专家，结果差不多所有美国人也把这信以为真了。通过种种渠道，这种信息不断地传入中国，尤其是在《豪门恩怨》那样的美国电视连续剧里，美国人似乎不仅跟谁都行，而且似乎时时刻刻都热衷于性活动。再加上地下广泛流传的外国黄色录象里，人人似乎都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结果，许许多多中国人一说外国人的性活动怎么样怎么样，心里想的就是美国人，而且往往仅仅是美国人。不管是批判还是羡慕，常常都是如此。当然，这有情可原。中国人一没护照二没钱，不可能跑到美国去看。再说就是去了，看到的还不是这幅景象？因为连美国人自己都信，何况中国人？所以，每当有中国人从美国回来，把所有的观感都说完以后，总是不免背过脸去、压低声音，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而且常常是你不讲，别人也想问。还会有许多人摆出一幅“我早就知道”的架式，讥笑你孤陋寡闻，甚至怀疑你隐瞒实情。

许多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拿美国人说中国

译 序

事。如果想批判中国的某种性现象，就说“总不能连美国的脓疮也引进吧？”如果想赞扬中国的某种性现象，就说“美国那么先进都是这样，何况我们？”。这不能说是简单的“崇洋媚外”，而是因为大家都听信了美国传媒所制造出来的神话，更是因为我们还缺乏必要的渠道来收集美国的所有情况，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来鉴别美国传来的信息。

我们两个译者想做的，就是尽力弥补这种缺乏，哪怕只能补上一点点。

翻
译
说
明

翻译说明

这本书是用很通俗的英语写成的，按理说应该没有什么难译之处。但这恰恰是翻译中的第一个难点。

因为，这次“（美国）全国健康与生活调查”是一次极其严谨的、博大精深的社会学的调查。它的学术成果被写成一本厚达700页的专著。只是为了使一般人也能分享这些成果，4位作者才写出这本简介性质的通俗书。通观全书，看来4位作者确实费了不少的劲儿，努力地把那些精深却又晦涩的学术语言，那些准确却又冷僻的专业用语，改写成一般人能够看懂而又不至于误解的文字。

美国作者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一来可苦煞我们两个中国译者了。

例如，在社会学专业的统计中，对两个或者多个因素做各种相关分析时，可以运用多种统计量来说明诸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只要列出具体的值，本专业的人便可以一目了然，无需多加解释。但是本书为了通俗易懂，不能使用这样的统计量和专业术语，甚至

翻译说明

连“相关”这样的词都不常使用，而是使用“倾向于”、“有关系”、“联系于”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至于相关程度，则是用“有”、“有些”、“比较强烈”、“强烈”这样的词来表达。我们知道，在相关统计中，显著的相关与不显著的相关是一个原则的区别，而不同的显著程度则只能用具体的统计量来表达。但是在这本通俗书里，当连着叙述几种相关时，或者在行文的不同地方分别叙述几种相关时，用通俗词汇就很难表达出各种相关之间在相关程度上的区别。我们在翻译时，经常对这类含糊的“有”、“倾向于”感到很头疼，不得不反复品味上下文。即便如此，如果只看中文，对各种相关之间的差异也仍然常常是不得要领。我们只能首先忠实于原文，然后尽力而为，希望那些用词上的微小差别能够多少表达出一些相关程度方面的不同。

由于社会学的知识在中国还不够普及，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更是鲜为人知，因此我们想在这里提醒中国读者：本书中的所有相关关系，既不表明必然如此，也不表明会100%如此，更不表明任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您看到“某些人更倾向于进行这种性行为”的叙述时，千万不要认为这些人就必然会从事这种性行为，尤其不能理解为所有这样的人都100%地会进行

这种性行为。再如，当您看到“这种情况与那种情况相关”这样的叙述时，也请不要误以为这种情况是那种情况的原因，或者那种情况引发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一切相关关系中，没有一个能够说明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美国作者们已经在许多地方讲到了这些原则，但是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再重申和强调一下。

翻译中的第二个难点是，作为严谨的社会学家，这4位美国作者在全书的一字一句里，都极力避免任何先入为主之见或者笼统的道德评价。但是他们又一点也不想掩饰自己的解释与评论。结果在这本很通俗的书里，常常出现极其微妙的叙述。作者们的价值倾向，常常隐含在叙述的口气之中，常常只是一种感觉。作为译者，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逐字逐句地直译，甚至有时是硬译，哪怕看起来不那么顺当，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4位美国作者来说，大概宗教信仰问题是最敏感的，大概如何给人们的不同的性态度命名是最微妙的，因此他们凡是叙述到这类问题时，遣词造句总是格外小心，结果也就写出一些语义含糊的字句来。如果直译成汉语，其中的含义就难免出现一些微妙的差别。例如，在美国作者对人们的性态度的分类